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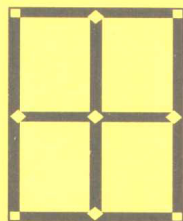
ལྷན་སྐྱེལ་གྱི་ལྷན་སྐྱེལ་

一九九九：
藏行笔记

走进西藏
龙冬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ལྷོ་ཕྱོད་ཀྱི་རྒྱུ་ལྡན་གྱི་ལྷོ་ཕྱོད་

一九九九： 藏行笔记

走进西藏

龙冬 著



165961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1999: 藏行笔记 / 龙冬著. —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0.1

(走进西藏)

ISBN 7-222-02897-8

I. ①龙... II. 龙... III. 随笔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56546 号

走 进 西 藏

一九九九: 藏行笔记

龙 冬 著

总 策 划: 程志方

欧阳常贵

杨世光

责任编辑: 张晓岚

装帧设计: 西 里

鞠洪深

《走进西藏》文化考察活动项目组

张 维
刘存沛
瞿洪斌
李银和
周 祥
高 亢
西 里
雷启星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书林街100号)

2000年1月 第1版

开本 889 × 1194 1/32

字数: 200000

印张: 9.125

北京新华印刷厂 印装

2000年1月 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7-222-02897-8 / I · 755

定价: 17.00 元



序

无论是作为书中的一个角色，还是作为这本书的主要见证人，我想，我有理由说上几句。

我和龙冬同住在一个大院，突然凑齐都要到西藏阿里去，这是缘分。他早我几天离开北京，从新疆到阿里，我经成都、拉萨再到阿里。虽然行前相约会师狮泉河，但面对天遥地远的陌生之地，其实只是说说而已，不能当真。当我风尘仆仆赶到狮镇，鬼使神差地直奔阿里地委招待所，竟毫不费力地会师了。他仅比我早到一天，还包下一个房间，一切是那么的自然而然。

在一个举目无亲的地方，我们不仅相处融洽，配合还极为默契。也就一个星期，我们已是满大街熟人，像一位老西藏一样，拥有了一大批朋友。龙冬以其热情开朗的性格，高雅幽默的谈吐，很是招人喜欢。在去普兰的路上，他发明的“真可笑”典故，引发了一路的笑声。我们艰苦漫长的旅行，总是在愉快中结束。现在回想起来，还觉得“真可笑”。

最难忘的还是在山里的经历。当我们不知深浅地踏上



下乡之路，去喜马拉雅西部群山之中的楚鲁松杰调查时，才发现远不是什么浪漫之旅，尽管在龙冬的书里一切还是那么轻松。而在当时，困难是具体而且非常现实的，甚至我们要为找一个稍微平坦的地方行行方便而犯愁。第一次骑上马，还没有从兴奋中走出来，我就被狠狠地摔了下来，一瘸一拐三天。给我们的马，是没有马嚼子的驮马，根本控制不住，一遇到牝马，坐骑就要往上凑；在一个牧场的马圈里，我俩的马就在圈里转来转去不愿出来，引得当地人笑坏了肚子。

我基本上是每年一趟西藏，对西藏的艰苦早已经有些麻木，但这次的楚鲁松杰之行，仍可算是刻骨铭心的记忆。方方面面超乎想象的困难，几乎要让我敷衍了事。得益于他的鼓励，我终于坚持了下来，走遍了所有的村庄和家户，圆满完成了艰难的工作。龙冬在山里的时间虽然不长，但他是我们一行中苦难最为深重的一位，他严重的鼻炎和骑马磨破屁股，上下见血，过度的疲劳和营养不良，也使他虚脱了好几次，当地的小虫子又格外喜欢北京人，全身真可谓体无完肤。在从新疆返回的路上，我还听人说起他在死人沟上背死人的故事，简直成了当地人传颂的一位英雄。我们在一百多天时间里，环绕祖国西部一圈，徒步翻越6000米的雪山，跋涉无数的冰河，回想起来恍如隔世，连自己也有些难以置信。

龙冬爱西藏。早在九年前，他就自愿进藏一年，帮助办《西藏青年报》。之后，就成了“藏族人民的女婿”。有了这么一层关系，龙冬对西藏的理解和表达，显得深沉和实在得多。西藏并不是飘在想象中的“香格里拉”，他反





感那种美化、玄化甚至是异化西藏的作品，喜欢着眼于普通人的生活，从而反映出真实的西藏。他不玩花哨，老实实在地记下一路所见所闻，也不抄袭引用名人名作，硬装有大学问。事实上，龙冬不仅是一位小说作家，也对社会学有浓厚的兴趣，甚至可以说眼睛很毒。他对生活的观察，不仅细致入微，而且妙趣横生。加之文笔干练幽默，表达独特，常常给人曲径通幽的感觉，让人在轻松中贴近西藏人的心灵。

这是一本用爱和艰辛写成的书，正因为如此，其分量当然也就不同凡响。虽然有仓促而言犹未尽的地方，但我相信读者在阅读后，自会给出公正的评判。

徐 平

1999年11月3日



题 记

我去过西藏四回了。

云南人民出版社组织的作家“走进西藏”文化考察活动，为期三个月，是我的第五次进藏。如果我能够如期完成，那么我的西藏生活就增加到五百余天。这个时间还远远不如一些科学家在太空生活的时日。我能考察到什么？想一想，自己就开始在心里惭愧起来。

从第一次去西藏到今天已有九年了，整整九年。在每一次离别西藏的日子里，我的心是虚着的，都市的任何生活都不能充满它，总要有一些缝隙让记忆的纤维穿过。有这样的時候，一定要在中午，空气要干燥清爽透明些，阳光还要强烈些，我从都市小巷里的办公楼内走到院子当中。停在院子里的汽车玻璃同自行车把全都反照着明光，这些零碎的光色在还没有走出楼门的时候就已经让我感受到了。阳光从头顶猛射下来，又从水泥地面反射到脸上，使我无处可以躲避。这是在西藏吗？风吹动着楼上一扇敞开的窗子，它的反光颤动，一点也不凝固。我回到了往日的拉萨，一个人正好走在八廓街附近的小巷子里，石板





路，白墙，外面是黑黑的窗框，一两处明黄的藏式楼房。每一处屋顶上都竖立悬挂了五彩的经幡，我知道藏历新年一到，这些经幡就要去旧换新，它们现在很安静，风过来的时候也不发出丁点声音。我这是要去一家叫“羊圈”的甜茶馆喝茶吃面，或者半路去“革命”甜茶馆，什么都说不一定。看天光是上午十一点了，我才刚刚起床。那时的阳光同今天几乎一样，天空渗蓝浸紫，我又闻到了煨桑烟子的味道，似乎闻到了，它轻轻的，和风一同飘来的还有浓香的酥油茶的气味，酥油很新鲜，还有牛粪饼燃烧出的干草的清香。

我就这么痴立在北京单位的院落里，嗅觉无奈，身心不知所从。西藏在哪里？它遥远地在我无休止的言语里，在我的小说作品里；它公开着，更多地又隐蔽着。终于，在这天，那一些发自天边召唤的声音和气息是如此强烈，强烈得犹如西藏的阳光。我即刻启程，要沿着一道迢递之路走进那块土地。愁的是，我能走近西藏人的心灵吗？能走多远？浪漫抒情永远只是开头以前的情形。我的浪漫早没影了。

自己在动身的时刻，惟一想的就是能不能尽量用世俗的眼睛去看西藏？也许这是我命中注定的一种眼光。



我马维骐，
六轡既均。
载驰载驱，
周爰咨询。

——《诗经·小雅·皇皇者华》

你的眼睛
在熟悉的眼里
为什么还那样陌生

——顾城《草原》

目录

1 序

4 题记

1 去新疆

在乌鲁木齐听到许多关于阿里的传说，似乎种种说法议论都差不多，感觉那上面是起了变化。山上是个什么样子？阿里到底生出了怎样的变化？我心里急着早一天赶到那里。

24 新藏线上

大坂顶上一片雪海，洁白耀眼。

亮的，遥远的，似天籁一样。

106 到普兰

这一夜，睡在了神山脚下。冈仁波齐雪峰在星月的光辉里慈善温暖。不远的山坡下，支起着许多白色帐篷，里面亮着灯火，如千百的灯笼摆放在地上。那边都是从五湖四海千万里远的地方来转山的人，他们还没有入睡。

121 回狮泉河

天空亮了。不断地回顾冈仁波齐，总想望到一眼它如何被太

太阳从雪面上晃过来，喷吐着炽烈的黄色火焰。风卷起雪尘拍打皮衣上，发出沙沙的声响。我不敢长时间摘去墨镜看世界。世界是银亮的，是正在熔化的一锅银汤。

83 在狮泉河

狮泉河每日下午起风，天黑就住了。这个时候，大风正由水面上刮过来。听到看见河对岸有两个着藏装的女人放歌，没有任何杂音。歌声在流水和风里过滤，清

阳照亮。结果，太阳从冈仁波齐的背后升起来，明亮的光焰使雪峰隐去了轮廓。自己以往所见冈仁波齐的亮丽图片，原来都是夕阳效果，这才知道神山美在傍晚。

147 进出楚鲁松杰

仔细看，星星在动，地球在转。世界都在静中。河水奔流，声响巨大。我们的地球是个活物。我的所在，是卡兰格山中一个名为“哲固”的旷野。

198 前往托林

绕过托林寺站到象泉河高高的岸上，有成排的古老小佛塔已被风化为土堆。往下看，河谷深远，岸壁陡峭，有鹰、野鸽子 and 硕大的黑鸦飞起盘旋，我看见的是它们的脊背。

212 向着拉萨

我安定了吗？自己心所向往的家乡在什么地方？拉萨对于我已经非常封闭了，那么将要归到的北京又能算个什么样子？我知道的，什么都知道的。其

过的非常年轻的小说作者来说，我对《荒野尘梦》的偏爱是无法用一句话来说明的，我感觉到了那是生命的一种传奇，甚至多少地在深刻处有所经历。

279 后记

实家乡就是自己以往的所有生活，是我今后的一切念想，它们全都是由天边外传来的召唤。

233 拉萨零碎

窗外，是真实的世界，是拉萨夏日中午的蓝天。明媚耀眼的白云在天空缓缓流动。世界上人类里有多少事情已不复存在，只有可称之为生命的东西永不凝固永不止息，就像这天上的流云一样。

269 文章零碎

作为一个曾经在西藏高原生活

قۇرۇقلۇق ئۇچۇر

去 新 疆

在乌鲁木齐听到许多关于阿里的传说，似乎种种说法议论都差不多，感觉那上面是起了变化。山上是个什么样子？阿里到底生出了怎样的变化？我心里急着早一天赶到那里。



第一天：出发了，还在关心战争

北约轰炸南联盟，到现在有 59 天了。我关心战争。今天 5 月 22 日，公历；农历四月初八，星期六，都是双数，走。这个行期在 20 天以前已经选定。我喜欢双数，在心里保佑。我们是两个人出发，双数也就是两个人的意思。

开始是个阴日子，我不喜欢。这样的日子会让我离奇地变得忧郁。忧郁会直接引起胃的紊乱，消化不良，于是屁多，自己觉得自己粗糙；食欲不振，就是神不叫吃饱。

中午，落了半大的雨。同妻子合撑一柄伞到家对面的文苑酒家点了简单的两个菜，我吃下小半碗担担面。饭中，窗外雨住了。北京大街两旁的植物非常的绿，与人相同，洗过了澡，特显轻松，窗子很快就成了绘画。

朋友黄宾堂和北平来。在一位藏族学者家用晚饭，我们是邻居。宾堂同北平因送我，也一道吃着了匣馍馍（藏式的牛肉汤包子），还有哈达、酒、歌和舞。我也唱了，《森巴珠巴玛纳》（不要搅扰我的心），用的是藏语，自己就会这么一首：

不要搅扰我的心，
让我像一只小鸟，
放飞我吧，
我要回到丛林里。
不要搅扰我的心，





让我像一只雄鹰，
放飞我吧，
我要回到群山里。

最后查看一番同伴罗布旺堆的行装，他的仔细令我满意。

罗布旺堆的老家在拉萨堆龙德庆县乡下，是牧区，可他没有牧过什么。他很小到了拉萨，跟舅舅生活。他的姨父在西藏话剧团做美工，教会他藏式家具的彩绘。罗布旺堆 20 岁上到北京，寄住人家，边帮忙家务，边自学唐卡绘画（藏族宗教内容的壁挂）。我看他画得可以。他在北京五年，现在想回西藏，跟我做翻译，走新疆，走西藏的阿里，于他也是一次难得的机会，可以多见世面。他很高兴，一直咧嘴在笑。

在北京西客站同罗布旺堆两人花 20 元钱提前上车，值得。去乌鲁木齐的 69 次车人多，行李又似乎多于人，若夹杂其间拼命上车，刚出门就慌张且不说，我们这么多的行李占地摆放，麻烦大了。正好有人近前来问我们要不要提前进站上车。过去的经验也让我在寻找着他。我信他能带我们先进站，能不能提前上车就生出怀疑。严肃谈好，进去上不了车，心肠大大的坏，金钱的没有。然后，这个人为我们又买了站台票，先从别的即发车次站口混进站台，我的错觉是随着人流要往成都。这个人很不寻常，他小心着车站警察，却同站上的工作人员混得熟热，他们的关系不像钞票，倒如同亲戚、朋友、街坊邻里，他是不是个下岗待业人员？这么猜着，二十一点五十五分，列车



开动了，此行最后看过一眼中央电视台高高闪亮的发射塔，光明的北京在渐渐向后移动。这之前，去车站的环行路上，太阳居然出来了，西天泼洒着红霞。云光相映，有如战火，好像科索沃离得不远。出发了，还在关心战争。我妻子说，这阴转晴是祝愿，一路平安，扎西德勒（吉祥如意）！

罗布旺堆到列车连接处过足烟瘾，睡了。

又在试用新装备的手掌电脑，问题百出，最后，都解决了。出问题是因为我受了说明书干扰，不看说明，我反倒清楚些。

上了车，就由乘务员那里证明了南疆铁路现在只运行到阿克苏，并且还没有一个运行时刻表，正处在试运行阶段，好像天天有车，票不难买。走前听过几乎所有人说，南疆铁路已通车喀什，还说是哪天的电视新闻，有鼻子有脸。事实往往同所谓的经验发生着偏离，而偏离可以引发人的好奇。

车灯熄了。车窗下面的夜灯，小小的，温黄地亮着。车行渐快，无线电收听不到新闻。我还在关心战争。

第二天：面对黄河独自泪垂

天已亮了许久。

罗布旺堆睡不醒，叫他半天才昏昏地细睁了眼，然后眼睛暴突，好像还一时想不清晰自己身在何处。他这般死睡，叫我担心往下的路途怎么办，如果在野外露宿，站岗放哨只有我了，换班的人打也不醒。我有些后悔行前没能



按计划同他骑自行车到北京西山露宿两夜，现在问题一点点显露出来。平时坐惯办公室的人，我还担心自己的身体是不是吃得消。不想了，走着看吧，我不是总想着身体力行行动吗？我的激情同乐观怎么有变馊的迹象？这不够好。

去洗脸，找到个水大的龙头可不容易。正好车过郑州黄河大桥。天上，地上，船上，看过了无数次的母亲河，还想要再看看，也顾不得脸了。不料，面对黄河，独自莫名地垂泪，肥皂进到眼里。

宝鸡了。车厢卫生之好，超出想象。问乘务员，她答：“这么多天在车上，就是家一样，干净了，自己也舒服。”她的回答非常真率。

车上见到的新疆人，不多。歌曲节目在播放田震唱的《干杯，朋友》——朋友你今天就要远走，干了这杯酒……想起前天晚上在首都剧场斜对面红狮酒吧为我钱行的朋友们的光彩的脸。到西安前两小时，与《美文》杂志的兄弟穆涛通电话，手机信号断断续续时有时无，一切白说。他不知道我要做什么，只是叫我下车，我不清楚他的意图。其实，我就是想同他在站台上匆匆合个影，顺便请他老兄捎个大点的西瓜上来。后者似重于前者，友人嘛，应该。但是，白日做梦，他根本就不听我讲话，他也听不清我讲话，又“喂喂”了半天，全断掉了。

沿渭河行车，寂寞。我是职业编辑，就想业内的事情。对老编辑的加工稿件技术经验同出版经验，要学习，更要敬重。转折一下说，编辑的社会体验和生活知识尤其重要，特别作为文学编辑。如果现在老编辑在稿件加工中



出笑话，多由于个人远离了社会生活，远离了新东西。一个作家与种种生活的密切关系，同样应用于编辑职业，更要用于文学编辑。文学编辑不了解社会知识，等于外文编辑不懂外文。现在文学编辑的整体社会生活素质，要低于作者。大学能培养出编辑，但大学不能全部地培养出合格的文学编辑。最好，编辑也能多出门走走。

过不完的隧洞。渭河两边都是山，走了整个下午，天已傍黑，还是山。

列车在拐大弯，能看见车头顶上的电线擦出蓝色紫色火花。凡作为引导的东西，是不是都要放出光明？

第三天：这个地名倒着读就成了“威武”

早上七八点钟，过甘肃武威。这个地名倒着读就成了“威武”。秃山戈壁，黄黄的，多为寸草不毛的土石荒野，如同一案作战沙盘：敌人在这里这里，和，这里！我军，正面这里，左右两翼，这里这里，怎么样（自信的语调）？！小时候的游戏。现在的孩子不大这么玩儿了。人类自己跟自己比试威武，把大地同纯正绿色的心都玩荒了。可以这么认为吗？

然后是清水。再酒泉。天阴，风沙弥漫。一卷过期拍摄又没有冲印好的照片。

不见山了。两边窗外都是乱石戈壁，望到很远，望不见边边。黄尘与天一色。地上的一坨坨黄绿杂草，大概是沙蓬吧，十多年以前在内蒙古西部的赛汉塔拉草原上见过它。

